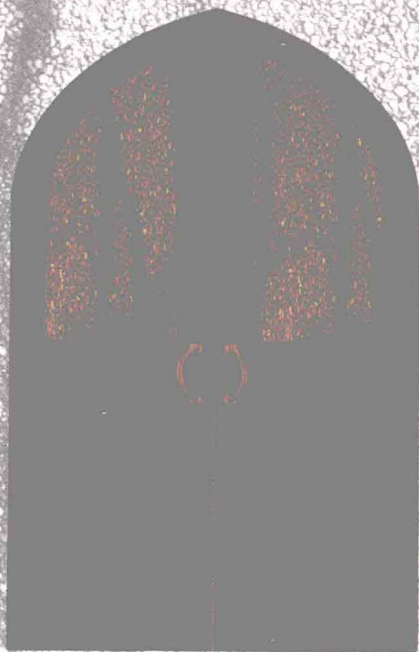




COLLECTION

德东绝版文集

W O R K S



失常

A B N O R M A L

周德东◎著



万卷出版公司

周 COLLECTION
德东绝版文集
W O R K S

失常

ABNORMAL

周德东◎著



万卷出版公司

© 周德东 2008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失常/周德东著. —沈阳：万卷出版公司，2008.10

（周德东文集）

ISBN 978-7-80759-357-7

I .失… II .周… III 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8）第151685号

出版发行：万卷出版公司

（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：110003）

印刷者：沈阳天择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：145mm × 210mm

字 数：278千字

印 张：10.75

出版时间：2008年10月第1版

印刷时间：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杨春光

特约编辑：雷 同 袁舒舒

装帧设计：居 居

ISBN 978-7-80759-357-7

定 价：25.00元

联系电话：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：024-23284454

传 真：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序

○

惊悚小说是人类必读物

鬼神文化是人类最早的文化。

人类之初，由于不了解雷霆闪电山洪地震等等自然现象，就创造了鬼神文化。鬼神文化乃文学之母，作为一个文人，我对其充满敬慕之心。

时间深邃，空间浩瀚——渺小的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探知永远是有限的，因此，恐惧无边无际，无始无终。

恐惧感来自遗传、经验、想象、暗示。它伴随我们一生。

婴儿离开漆黑、柔软、温暖、寂静的子宫，对光明充满恐惧；长大之后，对黑暗、灾祸、玄虚、未知充满恐惧；于人生的尽头时，对死亡充满恐惧……

东西方的惊悚文化不同。西方倾向于现实的惊悚，比如变态杀人狂、灾难、怪兽、外星人、机器人等等，那是某种物质的惊悚；东方倾向于鬼魅的惊悚，比如莫名其妙的怪事、不可解释的现象、若隐若现的神秘不可抗力等，那是某种精神的惊悚。

既然每个人都有恐惧感，那么，作为文学的一种类型，惊悚小说就不能缺席了，它用来探索惊悚、展现惊悚、战胜惊悚。

从功能角度讲，惊悚小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猛药，“熟视无恐”，它能够增强读者的抗惊悚心理素质，从而变得勇敢和坚强；从娱乐角度讲，惊悚小说是辣椒，用来丰富读者的口味。我们不可能天天吃辣椒，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压根没有辣椒这个品种，那我们的精神餐桌就太单调了；从文化意义上讲，惊悚小说

对源远流长的鬼神文化是一种传承；从哲学意义上讲，惊悚小说是在探索生命、灵魂和宇宙的奥秘……

中国当代惊悚小说依然处于摸索阶段。从上世纪末开始，经过多年的艰难努力，本土惊悚小说终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，很多惊悚小说开始占据图书畅销榜，拥有了特定的读者群体。近两年，惊悚小说如同雨后春笋从各个角落冒出来，有优有劣，令人喜忧参半。

当下的惊悚小说基本分两大类：一类是鬼故事，更多流传于民间和网络。优秀的鬼故事并不多见，很多鬼故事停留在民间传闻阶段，没有经过文学提炼，宣扬迷信和血腥，意义消极，大大贬低了惊悚文学在大众心中的形象；另一类是惊悚故事，以鬼魅为表皮，最后慢慢揭开谜底，还原现实真相。我把这类故事称为“装神弄鬼型”。好的惊悚故事抨击人性之恶、现实之丑，在各类题材中最具力量。

我写过十四部惊悚小说，均属于“装神弄鬼型”。其中，我最喜欢《三减一等于几》。

实际上，大手笔的惊悚小说呈现的应该是某种天马行空式的惊悚，甚至没有逻辑。追求严谨，那是推理小说。而目前，中国的惊悚小说家挤在同一条刚刚起步的路上，都在比拼编故事的技巧——不管前面的悬念多么巨大，中间的气氛多么惊悚，结尾都要给出一系列严丝合缝的解释。为了最后能够自圆其说，驴唇对上马嘴，我们的作家总是在绞尽脑汁地重复这样一个工作：造包袱和抖包袱。正因如此，很多作品显得刻意、做作、拘谨、虚假。

在我看来，惊悚小说要上台阶，比拼的不是技巧，而是想象力。

远古时期就产生了鬼神文化，那是人类最伟大的作品。那时期的人类思维就像一个人的生命之初，属于孩子式的思维，而我们现在缺乏的恰恰是孩子式的想象力。前路漫漫，让我们上下左右前后求索吧。

最后说一句，虽然我写惊悚故事，但是我希望你们生活中所有的惊悚都是故事。



失常 001

那次失火，他的头发、眉毛、睫毛都被烧光了，脸肿成了倭瓜那么大，上面青红皂白，五颜六色。随着时光荏苒，他的头发长出来了，出奇地旺盛，黑得像墨一样，而且浓密。可是，他的眉毛和睫毛却没有再生。他的脸一块块地坏死，坑坑洼洼，像一块被风雨剥蚀多少年的铁皮。

催眠 147

说出来你别害怕，我……也会催眠术。这不是小说中的话，而是现实——我，周德东，我也精通催眠术。因此，读下面这个故事时，你要小心。

度假 199

我想，假如我梦游，一定会去坟地。深更半夜，一个人轻飘飘地走出门，踽踽独行，一直来到荒郊野外，走进杂草齐腰的乱坟岗，在每个墓碑上摸一摸……

瘟疫 235

18日从西京开往三棵树的列车上又发现了一个“古怪”的感染者……
瘟疫那巨大的阴影追上来了，就飘荡在他左右。疫情越来越严重，电视报告的死亡人数迅猛增长，疑似病例更是铺天盖地。

地狱 251

四层。
五层。
六层……
一股阴森的冷气蓦地涌上了他的全身。那黑洞洞的楼梯依然朝下伸着，犹如十八层地狱一般。





空难 283

飞机出事了！
整个世界天翻地覆！
几百个冤魂生前的惊叫声！
黑匣子吞进每个人最后的留言！

杀 30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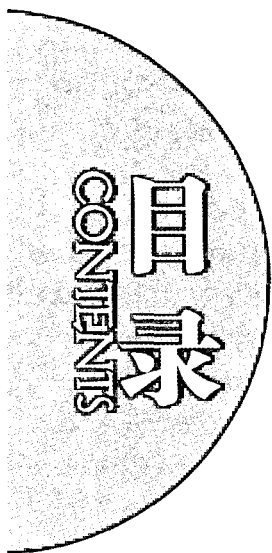
电话又断了。
李鹃双腿都软了。她不知道这个精神病把孩子藏在了哪里！
她朝外看看，一片黑暗……

程序 309

谁为生命编好了程序？
一切都是变数？
一切都是定数？
谁来告诉我？谁能告诉我？

盗版者 315

他和老婆同床共枕这么多年，对她的性格，音质，气味，动作习惯，身体柔软度……都很熟悉。尽管胡北看不见她的脸，但是他有一个强烈的感觉：这个女人和老婆有差异。
那么，眼睛后面的那双眼睛是谁？
脸后面的那张脸是谁？



失常

壹：恐怖的南甸子

南甸子离红铜县城三里远。

那里是一片碱土地，荒草丛生，布满大大小小的死水泡，生长着奇形怪状的怪柳，十分荒凉。那些水泡由于常年不流动，水泡呈暗绿色，里面没有鱼，可能滋生着人类不了解的怪异生物。

听说，有人曾经在那里看见过一具男尸，看不见脸，因为他的身子藏在暗绿色的水泡里，只露出一双脚丫子，黑黢黢的，已经腐烂，露出白惨惨的骨头……

很少有人到那个阴森的地方去，那里只有成群的乌鸦。

张来对南甸子充满了畏惧。

听人说，神经不结实的人，最容易梦游。而梦游时，往往越害怕什么地方，越会到什么地方去。

张来最害怕的是，有一天早晨醒来，发现自己的鞋子上沾满了碱土泥巴……

可是，这一天夜里，却发生了比梦游更可怕的事。



半夜时，张来突然被冻醒了。

他睁开眼睛，头皮一下就炸了——他不是房间里，而是站在外面，四周黑糊糊的，刮着冷飕飕的风。

他很快看清，四周都是诡异的怪柳。一只不知道藏在何处的鸟，在长一声短一声地叫：“嘎——嘎——嘎——”那叫声古怪而孤独。

——所有梦游的人，都能安全地回到睡觉的地方，不管中间的路途多么难走，他都不会被绊倒，更不会醒来。这件事十分诡谲，没有人解释得了。

如果张来在南甸子转一圈，再无知无觉地回到家中，一切都蒙在鼓里，那还好一些。可是，他梦游来到南甸子之后，突然醒了过来！

他四下看了看，看到了公路，离他大约一里远。

他哆哆嗦嗦地走过去。

一个影像在他大脑中慢慢呈现出来——死水泡里露出一双男人的脚丫子，直僵僵的，一动不动……

此时，他根本不知道那双脚丫子是不是就在旁边的水泡里伸着，天太黑了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

一个黑糊糊的人影突然挡在前面，张来的脑袋一下就轻了，停住脚，傻傻地望着对方。

他的头发乱蓬蓬的，很长。他的五官不清，表情不详。

两个人对峙了半天，他才嘶哑地说了一句：“八马朝前走。”

“你说……什么？”张来颤巍巍地问道。

“五子点状元。”他又说了一句，同时，他似乎笑了笑，笑得极具深意。

“点什么……状元？”

他朝前跨了一步，几乎贴在了张来的脸上，口气突然变得阴森，“你快疯了。”

张来好像被电击了一下，撒腿就跑。



他刮着了对方的臂膀。

这个人的身子轻飘飘的，没有一点力量，似乎不是一个实体。

他气喘吁吁跑出了一段路，忐忑不安地回头看了看——那个人依然站在原地，黑糊糊地盯着他。

贰：老赵头

午夜时分，红铜县评剧团的门房黑着。办公楼也是一片黑暗，一片死寂。

看门的老赵头站在门外，静静地望着夜空。看不清他的脸。

那是一张丑陋的脸，布满了烧伤的疤痕。

听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老赵头的家莫名其妙失了火，他差点把命送掉。那时候，张来还没出生。

当年，老赵头是剧团的台柱子，小伙子英俊倜傥，风度翩翩，很多女孩子都在暗恋他。甚至有一个女孩子还为他得了相思病。后来，剧团基本不演出了，老赵头成了造反派，尽管他是小喽啰，但是却害过评剧团不少人，上至团长，下至看门人……

那次失火，他的头发、眉毛、睫毛都被烧光了，脸肿成了倭瓜那么大，上面青红皂白，五颜六色。随着时光荏苒，他的头发长出来了，出奇地旺盛，黑得像墨一样，而且浓密。可是，他的眉毛和睫毛却没有再生。他的脸一块块地坏死，坑坑洼洼，像一块被风雨剥蚀多少年的铁皮。

一转眼，人就变成了鬼。

他所有年轻时的照片都和他年轻时的脸一样被烧毁了。

老婆跟他离了婚，抱着襁褓里的女儿，远走高飞。她只给老赵头留下了一个儿子，是个痴呆。

他不可能再唱戏了，就带着痴呆的儿子，在剧团看大门。



白天，谁都看不见那个痴呆，不知道他在哪里转悠。只有到了晚上他才回到老赵头身边睡觉。

老赵头在这里看了几十年大门。年轻的演员们，偶尔听剧团的老太太讲起老赵头的过去，都感叹不已……

此时，也就是张来在南甸子狂奔的时候，老赵头朝着夜空凝望，好像在寻找一颗星星，又好像在修炼什么巫术。

叁：午夜电话

一整天，张来的脸色很不好。

他不敢对任何人讲起昨夜的事。

在人们眼中，梦游者本身就很可怕，是一些接近精神病的人。张来怀疑很多人都有梦游的经历，只是出于和他一样的顾虑，不肯说出来罢了。

越是把这件事压在心里，张来越是感到恐怖，感到孤独。

下班的时候，他是最后一个走的。在路上，他不时地打量四周，观察有没有人注意自己的脸。他变得多疑起来。

前面的人行道上，有一个黑黑的东西。

他走过去看了看，竟然是一个手机。它很老了，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产品，外壳已经磨得斑斑驳驳，极其难看。

张来四处望望，附近没有人，就弯腰把它拿了起来。

他拨了一个熟悉的号，传出奇怪的“嘟嘟嘟”的声音。

他没有手机。但是，他是一个好人，一个在公共汽车上总是给老幼让座的人，一个从不走盲道的人，一个节水的人，一个拾金不昧的人（只要超过100元人民币）。他把手机拿在手里，继续朝前走。如果失主找来，一眼就会看到他手中拿的东西。

一直走到十字路口，都没有人来认领这个手机。

他只好把它装进口袋，朝回走了。现在，他只有等失主打电话来。可是，这个电话还能打进来吗？



马路边，有一个很宽阔的草坪，几个孩子在那里放风筝。

他慢慢地朝家走，又开始回想昨夜的事：那个出没在南甸子的人，到底是什么人？他说的那两句莫名其妙的话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还有，他为什么说自己快疯了？

……他不知道，这一切和他口袋里的手机有着黑暗的关系。

张来是评剧演员，唱小生的，今年二十三岁。

他家三辈都是优伶。

他祖父唱武生，经常叼花刀，老了之后，一口牙跟少年时一样缜密、坚固、整齐；他爸爸是个琴师，拉二胡，红铜县评剧团首席伴奏；他妈妈唱丑旦，实际上他妈妈很漂亮。

剧团刚刚下乡演出回来，张来演张生，隽小演崔莺莺。

隽小是剧团最漂亮的女孩。张来最喜欢她那段唱词：也是我走道摇动，玉佩儿响，咿呀儿呀，惊动张先生，懒读文章，咿呀儿呀……

隽小是个农村女孩，她父母都是唱二人转的。龙生龙凤生凤，隽小从小就喜欢唱地方戏。去年，她被选进了县评剧团。

她很刻苦，天天吊嗓子，背台词，买一些相关的戏曲VCD学习。她很开朗，爱说爱笑，剧团里很多人都喜欢她……

张来更喜欢她，经常偷偷向她献殷勤，剧团里的人都知道。

不过，张来唱够了，一直想改行。他的梦想是进入影视圈。评剧团不景气，工资低，而且经常拖延。

现在，他似乎一下就丧失了那远大的理想，只求上帝保佑他：

千万别疯。

天黑了。家家户户都亮了灯。有的窗帘是红的，有的窗帘是绿的。

张来躺在床上，那个笨重的手机静静地放在茶几上。淡淡

的月光照进来，它发出乌黑的晦涩的光。

它是一个已经死去的手机。

夜一点点流淌着，张来慢慢闭上了眼睛。

夜很静，跟平时一样。

没有脸色苍白的人突然出现在窗外，没有一个毛烘烘的脑袋突然从门口冒出来，床单下也没有人嘶哑地对他说：我和你背靠背……

可是，张来的心里却极其害怕，不知道自己睡着之后，还会不会梦游到南甸子去……

突然，那个手机响起来。

他愣了一会儿，马上伸出脚去，找拖鞋。

他的拖鞋隐藏在床下的那片幽暗里，他用脚划拉了半天，没有找到它们。拖鞋当然是两只，可是他一只都没有找到。

他怕电话里那个人挂机，最后干脆光脚下了地。

也许是电话里的人不抱什么希望了，当他走近手机的时候，它不响了。这个手机调不出来“未接电话”号码。

张来在它跟前沮丧地站了半天，才回到床上。

他想，这下完了，电话里的人一定以为，捡到这个手机的人，不想接听，不想归还，因此，很可能再不打了。

他躺在床上，心里有点不踏实了。这算什么事呢？捡了人家的手机却不接电话。都怪那两只该死的拖鞋。

他爬起来，打开灯，发现拖鞋不在床下。四下看了看，它竟然在床和床头柜中间的空当里，就伸手把它拿了出来，重新放在床下。

然后，他又朝那个手机看了看。它静静地放在茶几上，一动不动。

他忽然感到，它是一个人，一个被他偶然从外面带回来的陌生人！

其实，任何一件物品都有人态。

不信，你在深夜里观察四周的物品，你可以把任何一件拟





人化，然后，你会发现它们的形态不同，性格不同。

比如台灯，那是一个驼背的大脑袋老头。至于他为什么永远低着头，这是一个很深邃的秘密；比如椅子，那是敞开双腿坐着的中年人，他的表情很开朗；比如一排排的书，那是挤在一起的人，他们刚刚对旁边的人表示不满，刚刚扭动身体找到最佳的存身姿势……

如果，把这个手机想象成一个人，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中等个子，很敦实，脸很黑，眼睛闪着木木的光……

天有点阴。

张来顺着那条人行道，慢悠悠地朝前走。

八马朝前走。

五子点状元。

那两句古怪的话又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。为了驱赶它，他开始默念一段唱词：到金山我烧的什么香来还的什么愿，为寻我战法海水漫金山，娘子你受尽了牵连……

突然，他听见身后有跑动声。

回过头，他看见一个小女孩跑过来。她大约十三四岁，穿着一件花裙子，头上戴着一个草环。她从张来身边跑过去了。

接着，他看见前面有一个人。他远远地站在那光洁的人行道上，一动都不动，定定地朝张来望着。

那是一个男人。他中等个子，很敦实，脸很黑，眼睛闪着木木的光……

张来一下就傻在了那里。

那个小女孩朝他跑过去。

张来忽然想到，他是小女孩的爸爸，他不是在看自己，而是在看那个小女孩……

可是，那个小女孩跑到他跟前，并没有停下来，而是径直朝前跑去，那个男人依然定定地看张来。

张来诧异了！



他避开那个男人的眼睛，慢慢朝前走，一直走过那个男人。那个男人脖颈僵直，望着原来的方向，一动不动。

张来走过他之后，停下来。

“先生，我问你一件事。”

“说吧。”那个男人口气阴冷地说。他没有转过头来，张来只在后面看到了他的两个耳朵，他的耳朵很长，像佛。

“你……有没有丢什么东西？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我在问你。”

那个男人考虑了一下，突然说：“我说了你可别害怕。”

这句话让张来哆嗦了一下，“……你说。”

“我的魂儿丢了啊。”

张来撒腿就跑！

这个人的姿势、语调、状态……就是丢了魂呵。

张来跑出很远之后，惊恐地回过头，那个男人还背朝着他，木木地站在那里。

他一直没有看清楚他的五官。

张来只睡了十几分钟，就惊惶地醒了过来。上面这个梦简直是见缝插针。

他扭头看了看，那个手机在茶几上静静地躺着。

他按了一下报时器，一个女中音告诉他：还差十五分钟到零点。其实，那不是女人，而是模拟女人的机器声音。

他想，估计手机不会再响了……

好像就是为了否定他的判断，它突然响起来。深更半夜，电话的主人竟然又拨响了电话！

他坐起来，怔怔地朝它看。

在这死寂的黑夜里，听着这刺耳的电话铃声，张来突然有点害怕了。他胆战心惊地下了床，慢慢朝那个手机走去。

它一边怪怪地响着，一边用茶茶的眼睛不动声色地盯着张

来。

也许是张来拖延的时间太长了，他拿起来，还没等说话，它又不响了。

张来拿着它怔忡了半天，越来越感到这个手机有些诡异！

他打开了灯，在灯光下细细端详它。

它很厚，背负着一块沉重的电池。它的界面上显示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英文字母——MICROT·R·C。翻开盖，才能使用。

他把它关了机。

可是，他回到床前后又返回去，把它塞进了木柜里的一条毛毯内，又把木柜关严，这才回到床上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比刚才更恐惧了——人可能都这样，越躲避什么越觉得什么可怕。

过了好长时间，张来迷迷糊糊要睡着了，突然又听到了那个电话响起来！

他猛地扬起头，使听觉更灵通，他首先要确定自己是不是幻听。

假如，真是那个老手机在响，那不是活见鬼了吗？那不就袒露了另一半灵异时空的秘密了吗？那不就肯定了人类永远半信半疑的东西了吗？那不就天翻地覆了吗？

最后，他断定自己不是幻听。他相信自己的清醒。

确实是那个老手机在响，不过，这回显得更幽深，更遥远，更鬼祟，更飘忽……

听着听着，他的身体越来越轻，渐渐变成了鸿毛，没有一点重量……

终于，他下了地，慢慢走向那个木柜。

他的神经紧紧地绷着，就像一条皮筋，已经被拽到了极限，随时都可能“嘭”一声断了。

他慢慢打开木柜，那响声一下就真切了许多。

他摸索了半天，终于摸到了那个手机，然后颤颤地按了一

下通话键，把它举到耳朵旁。

“喂？”

他尽可能让自己的声音不像一根鸿毛，尽可能像一个好人的声音，但是他失败了。他的声音比预想的还要虚弱，像鸿毛上的一丝一毫，在沉沉的黑夜里飘飞。

里面没有声音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请讲话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这电话是你的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认识这个电话的主人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认识我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里面一直没有声音。但是，张来明显听到了对方细微的喘息声。

他惊悚了！

他不再说话，静静地和他（她）对峙。

突然，他（她）说话了，是一个类似小孩的声音，语速极快，一滑而过：“你快疯了！”

肆：痴呆

在这个小县城，夜一深，大街上就没有人了，空荡荡的。两旁的路灯也显得昏昏暗暗，半睡半醒。

一个人飞快地朝剧团走去。

他一直溜边走，影子映在墙上，忽长忽短。

